



母亲节特辑

盲

□ 高兴宇

一次，我随着爱心志愿者协会来到了一座福利院。

这里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，当然也有例外，一位三十多岁的盲人汉子在院中走来走去，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婆婆。

我感觉有些诧异，便在露天院中同这位盲人汉子聊起来。

汉子告诉我，他双眼弄瞎后，便来到这座福利院，已经十多年了。十几年间，他非常感谢福利院照顾他的哑巴大姐。一年365天，她细致地看护自己，风雨无阻，节假日也是如此。

我说：“有最爱的人，就有最恨的人。十多年前，你双眼致盲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最恨的人又是谁？”

盲人汉子停顿了一会儿，哑着嗓子答道：“我最恨的人是我母亲。”

原来，他十岁时失去父亲，母亲忙着做生意，没时间照看他。母子见面交流的时间往往在每天早晨，他学习成绩不好，母亲就在每天早晨责骂他不上进。母亲越骂，他就越不愿意学，渐渐有了逃课的习惯。老师为此找上门，母亲听闻后十分气愤，送走老师后，将他一顿痛打。

为了生计，母亲继续起早贪黑地去做小生意，根本抽不出时间和他谈心；他也像老鼠偷到猫，避母亲唯恐不及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索性不上学了，与一些社会小混混出外闯荡。

到了一个陌生地方，他一呆就是三年，从未和母亲联系过，亲情已经非常淡薄了。要生活，就必须去工作，可哪有正经的工作呢？他所干的就是给黑矿主看家护院。在一次厮打中，他的双眼被刺瞎。

他更没有脸面回家了，那

妈妈的歌

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的劲儿。为何？还是同样的目的，她想让我有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。

有些往事，需要很仔细地回忆才能有些影子。她那时经常哼唱的一首歌，却想都不经常就能唱出来。那可不是妈妈自己的创作。我曾经认为自己会唱歌来自母亲，长大后才发现妈妈唱歌跑调，我的灵感其实来自父亲。但直到现在，妈妈自己的那支歌仍然是最动听的。歌词是这样：“皎洁的月光透过玻璃门窗，妈妈你莫悲伤，远方的儿女想起了你啊，眼泪不住地往下淌，什么时候，才能见到亲爱的妈妈，亲爱的妈妈啊，何时回到你身边？”那时不知如何有这样的歌，后来知道，妈妈“文革”时参加兵工厂建设，来到沂蒙山区，才十七八岁，想念姥姥的情景可想而知。如今我们回到济南，转眼已二十多年，姥姥、姥爷已相继过世，妈妈就再也没唱过这支歌。

在幼儿园时，老师让唱歌，我唱的就是这支歌，因为别的也不会唱，那个年轻的女老师听了之后，呆了半晌，让我再唱一遍。看得出，她也喜欢，问我歌名，我才发现，其实根本没有名字。

到现在，我也不知道妈妈那首歌的名字。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，偶尔问过母亲，她奇怪了一会儿，突然想到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。没关系，我永远记得，那是妈妈那代人自己的歌，所以，名字一点儿也不重要……

她们只是母亲

□ 孙君飞

我觉得世上最难解释的一种人就是“母亲”，外人可以同时叫她们为“上帝”、“英雄”、“天使”、“蜡烛”、“奇迹的创造者”等，但每一种称呼都概括不了母亲以及她们的爱；她们也许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母亲，不论自己做了什么，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母亲角色，她们拥有孩子，孩子拥有她们，彼此永远不能分开，不愿分开，仅此而已。

一位叫赵玉华的母亲，今年83岁，她一辈子都为儿女活着。她的事迹感人肺腑，让人落泪，可是这改变不了什么，她只是一个母亲，一个特别不幸，也特别纯粹的母亲。

赵玉华曾经有过5个儿女，可是其中4个先后在中年时成了植物人。如今，3个已经永远离开了母亲，另一个瘫痪在床。据说，赵玉华的孩子们患的是极其罕见的绝症——“遗传性多发脑梗死痴呆病”，而国内只有18例病人。这是多么令人窒息的事实，但母亲默默地接受了一切，既不惊天，也不动地，一直安静、朴素而勇敢地活着，不再是为了自己，而只是为了成年后又变成小孩子的亲骨肉。

照顾这些长大成人的植物人子女，跟当初照顾脆弱的婴儿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时常要给他们翻转身体，更换尿布，不厌其烦，又得小心翼翼。30年里，这位母亲的一头黑发变得白发苍苍，她老了，内心波澜不惊了，爱惜每一天的生活，珍惜跟孩子们相伴的每时每刻。30年里，她没有一夜睡得安稳，任何的风吹草动她都听在耳里，神经在紧紧地绷着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闪失。30年里，这群不幸的儿女同时也把所有的不幸交到分身无术的母亲那里，他们一如当初的婴孩，却永远不会长大自理，他们的白昼就是黑夜，在漫长的黑夜里因为母亲而幸福安睡，却永远不会苏醒，永远不会再叫一声“妈妈，你辛苦了”。

前来采访的记者，没有一个不为这个辛苦而坚强的母亲而感动得心潮起伏，潸然落泪的。他们纷纷送来清香美丽的康乃馨，可是这位老妈妈的心愿只有一个：希望自己多活几天，让还在生病的小女儿“少遭点罪”。

我不知道如何来赞美这位老妈妈，其实她也不需要任何的赞美，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母亲的所作所为，也只有母亲才会这样做，一做就是整整一生而无怨无

悔、义无反顾。在她心里，也许仍有生的幸福和希望，那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，不管他们怎么样，她都会不离不弃，母亲拥有孩子，孩子拥有母亲，彼此拥有，彼此需要，这本身就是生的幸福和希望吧。

人世间最大的不幸，也许正是亲子永别，只要儿女的生命在，一个母亲就不会觉得有最大的不幸降下来，就不会觉得世间能有不可承担的不幸，她们害怕的不是子女丑、子女病，而是子女在自己之前离开这个美好的尘世人间。

2010年，一位女性的名字“陈树菊”写进了美国年度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排行榜，也许你会习惯性地想象，这该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女性，凭借自己惊人的功绩而获此殊荣。其实，这是一位很普通很平凡的女性，普通平凡得如同生活在我们的附近。

陈树菊是个菜贩，12岁亡母，遭遇坎坷。为照顾好6个弟妹，她在同年接受母亲留下的菜摊，而且一直没有成立家庭。40多年的生活，简单到几乎只需要一句话来讲述：每一天，她都是在凌晨3点出门，直到晚上9点才收摊。周而复始，一成不变。

她是6个弟妹的好姐姐，更像是6个孩子的好母亲——我甚至想，陈树菊的行为

也只能用“母亲”这个词来解释，“姐姐”的分量有些轻了，单纯的“姐姐”做不到这些，更不能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做下来。

跟一般人区别开的是，她在照顾好6个弟妹的同时，出于本能般关心社会慈善，至今已经捐献出将近1000万新台币，许许多多孩子受到她间接的照顾。可以说，陈树菊是另一种“母亲”的象征，更显得博大的“母爱”。

她做好事就跟自己吃家常便饭那样，不觉得有什么与众不同，也不需要特意地跟谁讲一讲。当《时代》杂志邀请她去纽约领奖时，她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“时代”，又因为舍不得离开菜摊，说“打死都不想去”。直到马英九亲自劝说，她才换下几十年来只爱穿的工作服，身着一条牛仔裤，脚穿一双白色球鞋，来到纽约。

媒体的聚焦让这位阿嬷很不耐烦，她说：“这没什么好说的，我又不是在参加比赛。”

——母亲在，希望就在；母亲常在，希望就常在。也可以说，女性在，芸芸凡间的希望就在，平凡生活的力量、核心和真谛就在。

淡淡娘香

□ 秦锦丽

我一直担心的事情去年到底还是发生了——父亲给我们娶了后妈。

小弟拖着哭腔在电话里告诉我，那个女人来了后，父亲非让他叫她，他叫不出口，父亲生气了。

一阵伤心带着恼火，让我唏嘘起来……

十六年前，因着一场急病，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丢下父亲、我、未成年的弟弟，和一个残缺的家！

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。日子再难，时光不停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渐渐失去母亲的痛苦中挣扎出来，父亲也慢慢恢复神志，开始和我们聊天，指教我们生活、工作和学习。我尽力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就像母亲在时一样，也劝导弟弟们，尽量不惹父亲生气。有时看着家里来一两个父亲的老朋友、老同事唠唠叨叨，我就担心他们是不是“没安好心”——要给父亲介绍老伴？就在这种担心中，日子一天一天熬了过去。

后来我调离家乡，两个弟弟也相继成家，当父亲跟前只剩小弟时，他同意别人的介绍，准备断弦重续。前年暑假我回家探亲，遇见父亲的老同事刘伯伯，他问我你爸的事办了没有？我一听怪不舒服，对他一点儿也不热情，刘伯伯看出我的心思，劝道，闺女，你们都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让你爸也组建一个新家吧，少年轻妻老来伴，年长个伴不行哪。从理论上讲，我理解刘伯伯的话，可是从情感上讲，我还是接受不了。只要父亲不明给我们说，我们不去张罗这事。

去年年初，父亲终于把那个女人带进我家了。我一听小弟的电话，又伤心又生气，父亲一生识文通理，为人师表，怎么不和儿女们商量商量，自作主张呢？怎么找了一个比他还大一岁的老太太，并且还逼着小弟叫“妈”？

我听着电话，一边掉泪一边“警告”小弟：绝对不能叫妈。今生今世我们只有唯一的妈妈，虽然她不在，但无人可以替代她。当然，我也劝告小弟，面上不要过去。

然后又给大弟二弟打电话，协议叫什么好。叫妈叫不出口，叫婶疏远，最后我们统一口径叫“姨妈”。

我虽然叮嘱弟弟们要尊老行孝，他们毕竟经常回家的，可我的心里头还是绕着一个疙瘩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按下父亲的号码又压掉电话。父亲还是我们的父亲吗？家

还是那个家吗？心里说不出的失落和凄迷。

终于有一天，父亲主动打来电话，说家里来了个做饭的，这下他解放了。我既伤心，又高兴。十几年了，父亲做饭落下恐惧症，他既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，跟弟弟们一起过，又不愿意做饭，有时就到街上饭馆买着吃。为了父亲做饭方便，弟弟们没少操心。先是给父亲买了液化气灶具，几年前这在陕北那个落后小县算得上先进，灌气时弟弟要到二百里外的延陵县去灌。可是刚用液化气，父亲就差点闹出一场事故，他开着火榴馒头，自己却到院子里给擦菜园子，一会功夫，窑洞里冒出一窑烟，跑回去一看，锅底烧没了，笼屉烧没了，馒头烧成黑焦沫，抹布、锅刷等周围的东西全烧着了。

后来，弟弟又给父亲买了电磁炉，电磁炉遇到干锅等情况会自动断电，可以避免上次那样的事，我给父亲买了电饭煲，父亲的灶具完全现代化了，但是吃饭问题仍然不能解决。归根结底是父亲太发愁做饭了。所以当初父亲说“家里来了个做饭的”时，我长长地舒一口气，父亲终于可以大口吃现成饭，再也不用为做饭犯愁了。

从此与父亲通电话，末了总要想问一句“姨妈好吧”，一是出于礼貌，二是为了安慰父亲。夏天的时候，我给父亲买了T恤、衬衣、短裤等几件衣服，思来想去，不给那个未见面的姨妈买不合适，于是估计着尺寸也给买了两件，免得打开包裹的瞬间老太太不高兴，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，使她对父亲更加体贴点。收到包裹后父亲高兴地来电话说，给你姨妈的像量了身子买的，特别合身，她非常高兴。

今年春节临近，看着同事们回老家的、陪父母外出度假的，我的心也蠢蠢欲动，多想坐在父亲身边和他说说我这一年的收获和感受，多想躺在自家温热、宽展的土炕上美美地睡上几天。可是一想到家里多了一个陌生女人，心里就矛盾起来。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，我还是收拾好行装，决定回陕北老家过年。

坐在长途汽车上，我一遍遍设想那个我将要见面的陌生女人是什么样子，她是温柔体贴型的还是粗放泼辣型的？是善良敦厚型的还是尖刻刁钻型的？陕北有个说法：姨妈怀里闻娘香。我能从这个姨妈怀里闻到娘香吗？

凌晨时分，长途汽车比往常早一个小时到了。因为太早，父亲还没来车站接我。我就自己扛起行李上山回家。走到坡底下看见我家大门紧闭着，我冲着大门喊了一声“爸——”。果然父亲听到了我的声音，等我上了一个小坡走到大门口时，他已经



“母亲节”来临，温馨的回忆绵绵不绝。无论幸福，还是苦难，书写母亲，或许并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和缜密的逻辑，只要用心用情，便是最好的文字。

——编者

冲出院子，后面跟着那个姨妈。我一头扑到父亲怀里，抑制不住哭起来。父亲高兴地说，没想到这么早，爸没接你啊。稍停，我感觉背后有一只手轻轻地拍着，下意识里认定那是姨妈的手。于是我转向她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姨妈——”，“哎，快进屋暖暖和和。”

姨妈长相干瘦，性情寡淡，言语极少。有两次，我想靠近她，就像从前抵在母亲身上，说东说西，姨妈却连忙给我递过来一只枕头让我靠上。这个动作一下扑灭了我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热情，心里再也热乎不起来，感觉她就是来我家串门的邻居大娘。不过，她对父亲还算不错，每天早晨早早给父亲热好牛奶，擦自己的鞋时，总会把父亲的皮鞋也给擦擦。只要她对父亲好，我不苛求太多，毕竟她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。

几天相处下来，我得知姨妈也是苦藤上掉下的一个苦瓜。年轻时嫁入大户人家做了继母，养大包括丈夫前妻留下的五女一儿。没想到当女儿们个个工作或出嫁后，丈夫患病去世，唯一的亲生儿子六年前死于车祸，留下三十刚过的儿媳妇和三个不到十岁的孙子。为了三个孙子，儿媳妇三年前找了个上门女婿。66岁的老太太

顶着多方压力来到我家，可她的心里时常牵挂着孙子们。

我开始深深地同情这个苦命的姨妈。古训道：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。于是在我心里一次次地说服自己，对她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虽然她远远没有我的母亲温柔可亲，远远不如我的母亲贤惠可敬，远远不及我的母亲朴实勤俭。

年前的一天，扫完院子我领她到小城设施最好的洗浴中心洗澡，给她搓背时，老太太感动地说：“孩子们都不错，小子们（我弟弟们）经常不是送菜就是送肉送蛋的，我很满足。”

洗完澡，我又领她到理发室给她修剪头发，看她头发花白，就对女老板说，给编个黑油。女老板好像不确定我的话，低头问老太太，是编还是染？焗油20元，染发5元。我说焗油。在相对贫穷的小县城，这么大年龄的老太太可能没人焗油，多用廉价的染发水。女老板有些惊奇地问，这是你姑娘？姨妈抬头看着我，底气十足地回答道：“嗯，是我家姑娘。”

说心里话，回家十多天，我从姨妈那里还没来得及体会母爱，只是从她这一句里，闻到了淡淡娘香。

孝心知多少

□ 尤怡蓂

那天我对母亲发火了。我们约好9点去商场买东西，各自从家出发，可是快10点了在约定地点还没看到母亲的身影。这中间我往家里打了几次电话，家里的电话和母亲的手机都没人接，心想是我没说清楚，还是母亲没听明白，记错了时间、地点？心里着急就原路往回走，边走边找，想着母亲可能去的地方，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，给母亲楼下的



邻居打电话，热情的吴阿姨满口答应，下来楼前楼后帮忙寻找，听门口的保安说母亲一大早出去了，现在也没看到母亲回来。接完吴阿姨的电话，我的汗开始往外冒，心里那个慌啊，本想趁周末带母亲出来买点东西，陪母亲散散心，这下可好，母亲不见了。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，母亲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头脑并不糊涂，难道母亲已老年痴呆我没发现？还是母亲的心脏、血压……越想越后怕，忙给公交公司打电话询问。公交公司回复说，想查看乘车刷卡记录要到明天，要想查看监控录像，必须拨打110报警，由110出面才行。我不确定母亲是不是上了公交车，或是坐错了车，我又跑回我和母亲约定的地点，还向四周的人边描述边打听，可都说没看到母亲，眼看着快下午一点钟了，我只好决定先回母亲家看看再打算。

走进母亲住的大院，在前方不远处看到了母亲熟悉的背影，一头白发在寒风中格外刺眼，“妈！”我忍不住追上去大喊，“你上哪去了！？”母亲慢慢回过身子，“能

去哪儿，我一直在商场那等你。”“不可能，我找了好几趟，还问了周围的人，怎么没看见你，是坐错了车，还是坐错了站？”“我怎么可能说谎，做了几站，公交车坏了，我怕你着急就下车走着去的，一直在商场对面等你……”母亲小声辩解着，“你为什么在商场对面等我，为什么不带手机，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”“我错了，你催着急了，我以为你今天有事可能晚来一会儿，就一直等；商场门口人太多，我怕看不清，就到对面等；我也不知道公交车会坏，只怨我走的太慢了……”母亲气喘吁吁地说，“你还没有吃饭吧，回家我给你做。”这时，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，我已经走到母亲前面，身后的母亲背已经微驼，裹过又放开的小脚蹩着，在后面跟着我，一脸的疲惫和委屈。

跟母亲回到家，我是又累又乏倒头就睡。也许是饿了的缘故，朦胧中似乎闻到了饭的香味，忙爬起来准备做饭，看到母亲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，脚腕上贴着膏药，我问母亲怎么了，她说，“不要紧，因为